

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 (文墨本)

关于女人

Jia Pingwa Sanwen Diancang Daxi
(Wenmo Ben)

Guanyu Nüren

贾平凹 著


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写作也真有趣，年轻时是花，年轻时是
青秀，年轻时是平淡，年轻时是
平淡是一滴家常着唠叨。我写
都是我写的，一棵树以，开满枝繁
茂而绽放，可它都是一棵树之
为这棵树就是这一个品种，它生
多雨，它开了什么花开了什么
因何故的时候，没有让我的孩子
辈人的责任。文字也是这样，我的
而着这个时代，即使是写作也，就
，笔是第三只手，人和文尽力合
写过去，再继续写下去。

2013年3月2



贾平凹

散文典藏大系 (文墨本)

关于女人

Jia Pingwa Sanwen Diancang Daxi
(Wenmo Ben)

Guanyu Nüren

贾平凹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于女人/贾平凹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4
(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)
ISBN 978-7-5396-4386-1

I. ①关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7262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 刘景琳

出版统筹: 韦 亚

责任编辑: 韦 亚

装帧设计: 丁 明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128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2.25 字数: 260 千字 插页: 7

版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0.00 元(全七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贾平凹

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了这套散文，我看了一下目录，一半是三十多岁写的，一半是近二十年来写的。我没想到最近写了这么多。如果这篇散文最能体现作家本身的真实，那从六十年里，~~在这样~~在这样的时候里，在这样土地上，我经历了什么，思考了什么，悲苦或快乐，放荡或隐忍，是进和心进全在里边，是我的人生。

现在经常有人问道：你认为哪一时期的散文好呢？这我难以回答，说：都好吧。或说：都不好。当年轻的时候，年轻就是激情，一切都敏感，写作的欲望如春笋之出，稍一触动，它就萌芽，又讲究在继承中求新，在锤炼中求美，在灵动，在追求别人读了说：哇，有才气呀！还可能把笔记本上摘录的几句，而年令慢之老起来，激情是少了，又多是在写完这一部长篇后和又写另一部长篇前之间，间隙里有许多想写成散文的东西了，琢磨琢磨觉得意思不大又不想写，而写就写自己在生活中~~那些~~那点真正的生活，能够供人，不苦不短，似乎再没什么风头的尾巴，

图
图，一锅，
组大，是果，年轻
有词有韵之即领
以回答都好，因
嫩而柔软，入冬中
以回答都不好
若的土磨也少，又
硕果呢？！

我前年回老家
而去，我说：一辈人
生命在这块土地上
写好我该写的
诚的，真情的，几

关于女人



独立做女人的人格，热情地对待生活，对待自己，为自己而活着，活得美好，女人越会对男人产生永久的吸引，这就是平等的，与男人平等是真正地活出了女人味。

序

贾平凹

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了这套散文,我看了一下目录,一半是三十多岁写的,一半是近二十年来写的。我没想到竟还写了这么多。如果说散文最能体现作家本身的真实,那么六十年里,在这样的时代里,在这样的土地上,我经历了什么,思想了什么,悲苦或快乐,放荡或隐忍,足迹和心迹全在里边,是了我的历史。

现在经常有人问道:你认为哪一时期的散文好呢?这我难以回答,说:都好吧。或说:都不好。当年轻的时候,年轻就是梦想,一切都敏感,写作的欲望如夏天的云,稍一响动,它就落雨,又讲究要起承转合,要锤句炼字,要优美,要灵动,企望着别人读了说:哇,有才气呀!还可能在笔记本上摘录那么几句。而年龄慢慢老起来,激情是少了,又多是在写完这一部长篇后和又写另一部长篇前的间隙里,有许多想写成散文的东西了,琢磨琢磨觉得意思不大又不想了,而要写就写自己在生活中那点真正的体悟,能长便长,不长就短,似乎再没什么凤头豹尾,囫囵的,一锅煮。写作也真有趣,年轻时是花,年纪大了是果,年轻时是清秀,年纪大了是浑沌,年轻时是有词有韵的朗颂,年纪大了是一满家常着唠叨。我之所以回答都好,因为它们都是我写的,一棵树么,开春枝条嫩而柔软,入冬

枝条苍而僵硬，可它却是一棵树。之所以回答都不好，又因为这棵树就是这么个品种，它生长的土瘠水少，又多风多雨，能开了什么艳花能结了什么硕果呢？！

我前年回老家为父母修坟的时候，没有让我的孩子们去，我说：一辈人尽一辈人的责任。文学也是这样，我的生命在这块土地上经历着这个时代，既然是写作的，就写好我该写的文章，笔是第三只手，人和文尽力合一，忠诚的，真情的，几十年写过来了，再继续写下去。

2013 年 3 月 22 日

目 录

- 木耳 / 1
- 初中毕业后 / 4
- 风竹 / 17
- 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 / 20
- 三游华山 / 24
- 桌面 / 27
- 安西大漠风行 / 30
- 初人四记 / 32
- 梦城 / 89
- 火焰山 / 91
- 柳园 / 93
- 柞水丝绸厂 / 95
- 戈壁滩 / 97
- 法门寺塔 / 99
- 黄甫峪 / 101
- 石砭峪 / 103
- 高观潭 / 105
- 关中论 / 107
- 酒 / 114
- 河西 / 117
- 敦煌沙山记 / 121
- 温泉 / 124
- 陕西小吃小识录 / 127

语言 / 146
观察 / 151
他回到长九叶树的故乡 / 155
一匹骆驼 / 164
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/ 170
我的小传 / 184
仙游寺 / 185
自传 / 189
观菊 / 198
未名湖 / 199
红石峡 / 201
游寺耳记 / 203
干雨松 / 204
柳湖 / 206
求缺亭 / 208
崆峒山笔记 / 212
陋室 / 215
宿州涉故台龙柘树记 / 218
在桂林 / 222
太阳城 / 227
守顽地 / 229
灵渠 / 231
游西山 / 233

平凹携妇人游石林 / 235

佯族少女 / 237

南宁夜市 / 239

风景 / 242

羊城呓语 / 245

关于树 / 248

人病 / 249

荒野地 / 256

砦石岩 / 258

西大三年 / 260

四月廿三日游太湖 / 263

白藤湖梦忆 / 267

笑口常开 / 271

读书杂记摘抄 / 275

生活一种 / 282

鸡蛋 / 284

门 / 286

祭父 / 289

游了一回龙门 / 300

树佛 / 304

好读书 / 306

关于女人 / 309

独白 / 315

关于父子 / 319
这座城的墙 / 325
闲人 / 328
弈人 / 334
名人 / 339
谈病 / 346
牌玩 / 350
晚雨 / 355
哭三毛 / 358
再哭三毛 / 362
平凹作画记(七则) / 369
佛事 / 377
给你一根竹棍 / 381
三目石 / 383

木 耳

堂兄年前来,给我说:

南山,有一个密密的大森林,长着赤松、白桦、黑柏、杉、栎、杨、椿;我们修路进去,有计划地采伐;成批成批的栋梁之材就运出了山外。为了全面地普查这个古老的森林,一日,我们三人出发,一直往南山的深处去,于是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。

这是个阴沉的谷沟,时而闪得开阔,时而狭窄得要豁唧唧碰在一起;山山峩峩,似乎全没有了脉势走向,横七竖八地乱了规律。就在最远最高的那个山梁,天幕衬托之下,分明看出两边尖尖地翘起,中间缓缓地落下,活脱脱一个上弦的月亮。我们便叫它月亮坳。到坳里去的路十分难走,一山的松动石,常常就有几块滚落下来,满山满谷响着爆裂的隆鸣。爬上去,那里却长满了清一色的栲树,盆粗的,桶粗的,一搂粗两搂粗的,从那月亮的底部齐楚楚地长得和月亮的两边一样高低了。这里几乎从未有过人的足迹和气息,鸟儿也很少;死寂寂的,一说话,就有了扩音,嗡嗡地回韵不绝,但嗡声太大了,说话反倒又不容易听清。我们惊喜发现了这个奇妙的山坳,惊喜这个山坳里有这么多上好的栲树,这是一批难得的大梁、立柱用材啊!

但是，这里的地势太险恶了，木材无法运出，我们就决定将公路修进来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又一个月过去了，山路却无法开出来。那里三天两头就是一场恶风暴雨，可怕的雷电竟是一个火球一个火球击打在那巨大的黑石上，好多人以此便丧生了；而艰艰难难修出的那一截路面，哗啦啦一声，松动石涌下，什么也就不复存在了。路无法再修了，我们只有天晴的日子，站在沟底看去，那密密的栲树将月亮坳填满，像一个倒放的梳子，常要猜想：是月藏在林中呢，还是树长在月中？只好无可奈何地议论：

“那是一批好树啊！”

“那真是好树。”

“为什么就要生长在那个地方呢？”

“那地方太不是地方。”

就在夏天的一个月初，南山里又遭到了一次百年不遇的风雨雷电，月亮坳受到了残酷的劫洗，栲树全然地毁掉了。从此，那个地方又没有人再去，空留一个月亮坳，一个冰冷的坳的月亮。

栲树自生自灭了；这无光无热的坳的月亮，使它们长成了材，却又使它们遭到了毁灭！

“多么可惜的栲树！”

“多么可惜。”

一年后，我们偶然又赶到了那里，一片倒木，狼藉不堪，像一处古战场一样令人惨不忍睹。但是，出奇地却发现一群一群数不胜数的黑色蝴蝶，一齐落在那开始腐朽的倒木上，似乎都在扇着翅膀作极快的已经用肉眼无法分辨速度的闪颤呢。

“啊，蝴蝶！”

“啊，蝴蝶！”

我们惊呼着，跑近去，却立即傻眼了，原来那并不是黑色的蝴蝶，而是每一根腐朽木上，都密密麻麻地生长着小拳般大的木耳。

面对着木耳，我们再没有喊出声来，默默地作着长久的思想：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向我们作着一种生命的显示呢，还是作着一种严肃的提问？古时的梁山伯和祝英台，生不能美满于世，死而化蝶双飞人间，这木耳，难道就是这栲树不死的精气而凝，生不能成材出坳，死也要物质不灭，化蝶飞出这个远僻的可怕的地方吗？这可怜可尊的木耳，腐朽的躯体里竟有了如此神奇的精灵！

我们面面相觑着，深深地感到了森林开发者的羞愧；小心翼翼地一片一片将木耳摘下，背下山去；下定了从未有过的决心：路再难修，也一定要修，让采伐队开进来，让机器开进来，让这闭塞的地方同外边的世界大同；天地自然有了栋梁的生长，就要让栋梁有其价值的用场啊！

路便重新修起来，一尺，一尺，千回百转，爬高伏低，一直向深山老林里延伸而去了。

堂兄留给了我一包木耳，看时，果然肉厚体大，形如黑色的蝴蝶。我舍不得食用，虽然那是明目健脑，补精提神之仙物；时时看着它，说不清对它的感情，是一种崇敬还是伤悲，是一种慰藉还是寄托，恍恍惚惚之际，写出这段文字，录下我此时此刻的心境。

写于1983年6月10日夜静虚村

初中毕业后

一九六八年八月，武斗的枪声渐渐平息，“红色政权”——各派势力平衡不均的革命委员会——一个村一个村地宣告成立，天下该是太平了。但娘仍是不让我到处跑，天不黑就关门，蒙了被子到炕上去睡。我那时好犟，嫌娘太胆儿小，说村子里谁家孩子不在热闹，偏偏咱家前门关了，后门掩了，自己吓自己呢。娘扇我个耳光，臭骂一通，末了却抹着泪说：“咱怎么能和人家比了？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父亲回来，我怎么向他交代啊？！”

娘一说这话，我就不言语了。父亲，一个忠厚本分的教了数十年小学和中学语文的老师，被一个无赖轻易地诬陷，一夜之间，便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。如今还在“学习班”上啊。枪声的消失，使我们解除了命在旦夕的恐惧，但那叮叮咣咣——开批斗会是少不了这种打击乐的助威的——锣鼓声，却更加不安了我们对父亲的牵挂。

一日，正是黄昏，院门被人敲响，娘将我们兄妹拉进小房门里，死不出声。那敲门声响了一阵，就有人直接在后窗外喊我的名字，我听出是我的同学，将头从窗缝探出去。

“平娃，我是来说句话的，你接到学校的通知了吗？”

“通知？是让咱们去‘复课闹革命’吗？”

“你还想着读书？咱们要毕业了！通知去学校领毕业证呢！”

“你胡说！”

“谁骗你，让谁当了牛鬼蛇神，讲‘学习班’去！”

第二天，我揣了几个蒸红薯，小跑步儿赶到十五里外的商洛镇中学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兴起，先还觉得新鲜，哭着闹着要戴那“红卫兵”的袖章，但拳头武斗一开始，我就偷偷跑回家去，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未进过这学校了。那棕红色的大门，一边已经裂了；花坛上的防御工事，石头和沙袋拆除了一半；而高高的墙壁上，枪弹爆裂的洞孔还清清楚楚地保留着，据说有一位“烈士”鲜血直喷射到高墙的瓦槽上，我没有去辨认，一头钻进大门，去寻找我上过课的教室了。

教室的门口，被架起来的桌凳堵塞着，院子里，满是碎石、砖块，和零拆下来的桌子腿，全校没有一扇窗子是完整的玻璃了。我茫然地站在那里，看见入校时我亲自栽种的那棵小白杨，被刀拦腰砍断去，木桩的茬口上，已经隆起了一块肿瘤似的块疤。

没有典礼，没有仪式，班主任将一张白里套红的硬纸递给我，说：“你毕业了。”

我看着硬纸，上面写道：“贾平娃，男，十四岁，在我校学业期满，准予毕业。一九六七年八月。”

眼下是六八年，领的却是六七年的毕业证，我毕的是什么业？即使推迟了一年，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，我算得什么初中毕业生？！

“老师，我不毕业。我这就再读不上书了吗？”

“我哪里想让你们这样出校门呢？”班主任说，“你们学到了方程，六八级连第一册都没学完也就要毕业了。”

我当下就委屈地哭了。四年前，我到这里参加考试的时候，一走出考场，在大门外蹲着的父亲和小学老师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；父亲是一早从四十里外的邻县学校赶来的，他的严厉使我从小就害怕他，当下问起我的考试情况，得知一道算术题因紧张计算错了答案时，就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，又问起作文，我嗫嚅讷讷复述了一遍，他的手又伸过来，但他没有打耳光，却将我的鼻涕那么一擦，骂了句“好小子”！当我的名字以第三名成绩出现在考榜之上，一家人喜欢得放了鞭炮，而又从此得到了父亲为我特买的一支钢笔。初入学的一年半里，我每个星期日的下午，背着米面，提着酸菜罐子到学校去，那十五里的沙石公路上，罐子被打碎过六次。我保留着六条罐子系带，梦想着上完初中，上高中，上大学，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……可现在，我才学到了方程，我就要毕业了，就要永远不能坐在教室里读书了？！

班主任一直把我送到了校外的公路上。我是他的得意学生，在校的时候，规定每周一次作文，而我总是作两次让他批改。他抚摸着我的头，从怀里掏出一本三年级的语文课本，说：

“你带着这本书吧；你还有一本作文，就留在我这儿作个纪念吧。回去了，可不敢自己误了自己，多多地读些书最好。”

我走掉了，走了好远回过头，老师还站在那里，瞧见我看他，手又一次在头顶上摇起来。

从此，我成了一个小农民。